

子部

諸子

四库家藏

綱領

曰思無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程氏曰思也

者其情氏曰君子之於詩非徒誦其言又將以考其澤蓋法性非徒以

意而博度禮樂雖此猶能併與其深微之意而然而不之故其為言率皆樂而不淫憂而不困然而

不過曰怨哀其言不我思古人俾無訛言擊鼓然上之詩也其言難大夫過曰王國城我獨南行至軍旅數起天夫以風役止曰自阻行夜無期度思其危難以

蔣子万机论

傅子

綱領 刘子

山東畫報出版社





四一

淮南子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 钱杭
◎ 时平心
◎ [汉] 刘安

审阅 整理 编撰

提 要

《淮南子》，又名《淮南鸿烈》，西汉淮南王刘安撰。刘安为汉高祖之孙，汉武帝的堂叔，于汉文帝时封淮南王；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以谋反罪被杀，牵连而死者数万人。据《汉书·淮南王传》，刘安为人好书，鼓琴，不喜游荡，在封国颇得民心。曾招致宾客方术之士多人，著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汉书·艺文志》谓三十三篇），又有专论神仙、炼金术的中篇八卷。东汉高诱为此书作序，乃列参与著书的八人名，但未详所据。今本二十一卷，据洪迈《容斋随笔》说即原书内篇。书名是刘向校书时所题。但传本序次和文字则为宋苏颂校定。

《淮南子》一书为众手修成，类似论文集，因而《七略》既列入杂家，又列入兵权谋家，又将《道应》二篇列入六艺略的易类。然而由于刘安好方术，同样笃信炼金术的刘向甚至将其佚篇视为枕中鸿宝，而号称论道的内篇也混杂道儒两派的道德说，因而宋以后学者多把它归入道家。本书著于汉武帝“罢黜百家”前，内容涉及天地古今，保存自姜尚至商鞅的遗说颇多。所以东汉古文经学家甚重此书，许慎、马融、高诱等相继作注。马注早佚，但据清代学者考证，其音训存于再传弟子高诱注中。许注在苏颂混合许高二注后亦佚，清孙冯翌有辑本。在道教出现后，刘安被神化，此书也成了《道藏》中的一部要籍。

现存《淮南子》还有出于《道藏》的二十八卷本，但与二十一卷本的区别仅在分卷不同。清人校本有数种，以庄逵吉校本较流行，近代刘文典综合前人成果，纂成《淮南鸿烈集解》。现用庄逵吉本为底本，刘文典本、《道藏》本为参校本进行点校。



目 录

叙目

【第一卷】

原道训 1

【第二卷】

俶真训 18

【第三卷】

天文训 32

【第四卷】

地形训 49

【第五卷】

时则训 63

【第六卷】

览冥训 84

【第七卷】

精神训 95

子部

诸子

淮南子

○ 目录



【第八卷】

本经训 108

【第九卷】

主术训 121

【第十卷】

缪称训 142

【第十一卷】

齐俗训 154

【第十二卷】

道应训 169

【第十三卷】

汜论训 187

【第十四卷】

诠言训 208

【第十五卷】

兵略训 219

【第十六卷】

说山训 233

【第十七卷】

四

库

家藏



说林训 250

【第十八卷】

人间训 264

【第十九卷】

修务训 283

【第二十卷】

泰族训 298

【第二十一卷】

要略 313

子部

诸子

淮南子

〇
目
录

叙 目

汉涿郡高诱撰

淮南子名安，厉王长子也。长，高皇帝之子也。其母赵氏女（逵吉按《汉书·淮南王传》不云赵氏女，而云其弟赵兼），为赵王张敖美人。高皇帝七年，讨韩信于铜鞮。信亡走匈奴，上遂北至楼烦，还过赵。不礼赵王，赵王献美女赵氏女（逵吉按：应云“献美人赵氏女”。此女字，疑讹）。得幸有身，赵王不敢内之于宫，为筑舍于外。及贯、高等谋反发觉，并逮治王，尽收王家及美人，赵氏女亦与焉。吏以得幸有身闻上，上方怒赵王，未理也。赵美人弟兼，因辟阳侯审食其言之吕后。吕后不肯白，辟阳侯亦不强争。及赵美人生男，恚而自杀。吏奉男诣上，上命吕后母之，封为淮南王。暨孝文皇帝即位，长弟上书愿相见，诏至长安。日从游宴，骄蹇如家人兄弟。怨辟阳侯不争其母于吕后，因椎杀之。上非之，肉袒北阙谢罪，夺四县，还归国。为黄屋左纁，称东帝，坐徙蜀岩道（逵吉按：古岩、严字通），死于雍。上闵之，封其四子为列侯。时民歌之曰：“一尺缙，好童童。一升粟，饱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逵吉按：《本传》作“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上闻之曰：“以我贪其地邪？”乃召四侯而封之。其一人病薨，长子安袭封淮南王，次为衡山王，次为庐江王。太傅贾谊谏曰：“怨仇之人，不可贵也。”后淮南、衡山卒反，如贾谊言。

初，安为辨达，善属文。皇帝为从父，数上书，召见。孝文皇帝甚重之，诏使为《离骚赋》（逵吉按：《本传》作“使为离骚传”），自旦受诏，日早食已，上爱而秘之。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山、小山之徒，其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其旨近《老子》，淡泊无为，蹈虚守



静,出入经道。言其大也,则煮天载地;说其细也,则沦于无垠,及古今治乱存亡祸福,世间诡异瑰奇之事。其义也著,其文也富。物事之类,无所不载。然其大较,归之于道。号曰《鸿烈》,鸿,大也;烈,明也,以为大明道之言也。故夫学者,不论《淮南》,则不知大道之深也。是以先贤通儒述作之士,莫不援采以验经传。以父讳长,故其所著,诸“长”字皆曰“修”。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又有十九篇者,谓之《淮南外篇》。

自诱之少,从故侍中同县卢君,受其句读,诵举大义。会遭兵灾,天下棋峙,亡失书传,废不寻修,二十余载。建安十年,辟司空掾,除东郡濮阳令。睹时人少为《淮南》者,惧遂凌迟,于是以朝哺事毕之间,乃深思先师之训,参以经传道家之言,比方其事,为之注解,悉载本文,并举音读。典农中郎将弁揖借八卷刺之(逵吉按:弁,古卞字,人姓名),会揖身丧,遂亡不得。至十七年,迁监河东,复更补足。浅学寡见,未能备悉,其所不达,注以“未闻”。唯博物君子,览而详之,以劝后学者云尔。

卷一原道训

卷二俶真训

卷三天文训

卷四地形训

卷五时则训

卷六览冥训

卷七精神训

卷八本经训

卷九主术训

卷十繆称训

卷十一齐俗训

卷十二道应训

卷十三汜论训

卷十四诠言训

卷十五兵略训

卷十六说山训

卷十七说林训

卷十八人间训

卷十九修务训

卷二十泰族训

卷二十一要略

岁甲辰,逵吉读《道藏》于南山之说经台,览《淮南内篇》之注,病其为后人所删改,质之钱别驾站。别驾曰:“道书中亦非全本,然较之流俗



所行者，多十之五六。”爰摛其篋笥以示逵吉。逵吉因是校其同异，正其讹舛，乐得而刻之，并为之叙曰：《汉书·淮南王传》称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而《艺文志》杂家者流，有《淮南内》二十一篇，《淮南外》三十三篇，天文有《淮南杂子星》十九卷，《传》不及《杂子星》，而《志》不载神仙黄白之作。然后代往往传《万毕术》云云，大概多黄白变幻之事，即所谓《中篇》遗迹欤？《西京杂记》：“安著《鸿烈》二十一篇。鸿，大也；烈，明也，言大明礼教。”鸿烈之义，一见于本书《要略》，而高诱《叙》中，亦言“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著此书，号曰《鸿烈》”。是《内篇》一名《鸿烈》也。诱又曰：“光禄大夫刘向校定撰具，名之《淮南》。”《艺文志》本向、歆所述，是《淮南内》《淮南外》之称，为刘向之所定，然只题《淮南》不必称子。《志》论次儒家至小说，名曰诸子十家，后遂缘之而加子字矣。《隋书·经籍志》：《淮南子》二十一卷，许慎注；又有高诱注，亦二十一篇。《唐书·经籍志》：《淮南子注解》二十一卷，高诱撰；又有《淮南鸿烈音》二卷，何诱撰。《新唐书·艺文志》，《鸿烈音》亦题高诱撰，而高、许两家注并列，同《隋志》。《宋史·艺文志》则云：“许注二十一卷，高注十三卷。”似当时两本原别。然刘煦无许注，而元修《宋志》，乃以高书为十三卷者，考晁公武《读书志》据《崇文总目》云：“亡其三篇”，李淑《邯郸图志》云：“亡二篇”，或因删并讹脱而为此说欤？《淮南》本二十篇，《要略》一篇，则叙目也。其例与扬子《法言》、王符《潜夫》等书正同，故高似孙直指为《淮南》二十篇。说者又以似孙之言，互证晁、李，斯更诬矣。高时无切音之学，《鸿烈音》应如刘煦云何诱，不得改称高诱。欧阳不精考古，以名字相涉而乱之，如徐坚《初学记》、李善《文选注》、李昉《太平御览》，引《淮南》或并有翻语，即其书也。高则已自言：“为之注解，并举音读矣。”宁得于本注之外，别有撰作哉？公武谓许注题“记上”，陈振孙谓今本皆云许注，而详《叙》文，即是高诱。逵吉以为，此乃后人误合两家为一，故溷而不分也。如



《地形训》“大汾”，诱注云：“在晋。”《吕览》则云：“未闻。”同为一人语释，未必闻于此而不闻于彼也。《倣真训》“剗剗”，注云：“剗，巧工钩刀。剗者，规度刺画墨边笺，所以刻镂之具也。”《本经训》则云：“剗，巧刺画尽头黑边笺也。剗，锯刀。”同为一书语释，未必前后惑乱如是也。此亦两家不分之明验矣。又《文选注》引许注“三光”云：“日、月、星。”“明月珠”云：“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欧阳询《艺文类聚》引许注“柳下惠”云：“展禽树柳行惠。”释玄应《一切经音义》引许注“奇屈之服”云：“屈短奇长。”《太平御览》引许注“画随灰而月晕阙”云：“有军事相围守。”“土龙致雨”云：“以象云龙。”皆即高注。殷敬顺《列子释文》引许注“策辂”云：“马策端有利锋，所以刺不前。”《太平御览》引许注“方诸见月”云：“诸，珠也。方，石也。以铜盘受之，下水数升。”皆与高异。《文选》注引许注“莫鉴于流潦，而鉴于止水”，云：“楚人谓水暴溢为潦。”“鸡栖井干”云：“皆屋构饰也。”《太平御览》引许注“骐麟斗，而日月食，鲸鱼死，而彗星出”云：“骐麟，大角兽，故与日月符。鲸鱼，海中鱼之王也。”“一堞塞江”云：“堞，块也。”皆高之所无。又《文选》注引“颺之候风”，许注云：“颺候风者，楚人谓之五雨。”今高注则“颺”作“倪”，云：“世谓之五两。”“自西南至东南，有裸人国，黑齿民”，许注云：“其民不衣，其人黑齿。”今高注则裸国在东南，黑齿在东北，但有“其人黑齿”注语，而无“其民不衣”云云。更可见本之故多殊异，注之互有脱讹矣。故“钓射鵝鵝”，《太平御览》引作“钓射潇湘”，是足证其殊异。“牛蹄之涔，无尺之鲤；块阜之山，无丈之材。皆其营宇狭小，而不能容巨大”，《太平御览》引作“牛蹄之涔，无经尺之鲤；魁父之山，无营宇之材。皆其狭小而不能容巨大”。是足证其脱讹。盖唐、宋以前，古本尚存，皆得展转引据。今亡之，又为庸夫散乱，难言考正耳。别驾校订是书，既精且博。逵吉亦抒一得之愚，为之疏通旁证。举以示歙程文学敦、阳湖孙编修星衍，皆以为宜付削刀。时侍家君咸宁官舍，谨刊而布之。略考淮南作书之始末，及高、许注书之端绪，刺于《叙目》之后，盖即别驾所校道书中本也。若此书不亡于天下，而逵吉亦附



名以传,斯为厚幸云尔。

乾隆戊申五十有三年三月,武进庄逵吉撰。

四
库

家藏



卷 一 (汉涿郡高诱注)

原 道 训

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历万物,故曰“原道”,因以题篇。

夫道者,覆天载地(道无形而大也),廓四方,析八极(廓,张也。析,开也。八极,八方之极也,言其远。析,读重门击析之析也),高不可际,深不可测(际,至也。度深曰测。一曰尽也),包裹天地,稟授无形(稟,给也。授,予也。无形,万物之未形者,皆生于道,故曰“稟授无形”也)。原流泉淳,冲而徐盈。混混滑滑,浊而徐清(原,泉之所自出也。淳,涌也。冲,虚也。始出虚,徐流不止,能渐盈满,以喻于道亦然也。滑,读曰“骨”也)。故植之而塞于天地,横之而弥于四海,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植,立也。塞,满也。弥,犹络也。施,用也。用之无穷竭也,无所朝夕盛衰)。舒之幌于六合,卷之不盈于一握(舒,散也。幌,覆也。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故曰六合。言满天地间也。一曰,四方上下为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约而能张,幽而能明(言道能小能大,能昧能明),弱而能强,柔而能刚(道之性也)。横四维而含阴阳(横,读枕车之枕),絃宇宙而章三光(絃,纲也。若小车盖四维,谓之絃绳之类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来曰宙,以喻天地章明也。三光,日、月、星。逵吉按:三光,日、月、星,李善《文选注》作许慎注。《说文解字》:维,车盖维也。郑康成注《杂记》云:“冠有笄者为絃,絃在纓处,两端上属,下不结。”絃非正义,故诱读从之)。甚淖而淖,甚纤而微(淖,亦淖也。夫饘粥多沈者谓淖。淖读歌讴之歌。逵吉



按：《说文解字》：潏，多汁也，读若哥。古哥歌同字）。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鸟以之飞，日月以之明，星历以之行，鳞以之游，凤以之翔（以，用也。游出也。大飞不动曰翔也）。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于中央（二皇，伏羲、神农也。指说阴阳，故不言三也），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抚，安也。四方谓之天下也）。是故能天运地滞，轮转而无废（运，行也。滞，止也。废，休也。逵吉按：古滞、麇声相转，故《周礼·质人》“珍异之有滞者”，注：“故书滞或作麇。”麇之言缠，故麇有止训。滞之音义皆从之），水流而不止，与万物终始。风兴云蒸，事无不应（应，当也）；雷声雨降，并应无穷（穷已也）。鬼出电入，龙兴鸾集（鬼出，言无踪迹也。电入，言其疾也）；钩旋轂转，周而复匝（钩陶人作瓦器法，下转旋者。一曰，天也）。已雕已琢，还反于朴。无为为之而合于道，无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无为为之也，而自合于道也。无所为言之，而适自通于德也）。恬愉无矜而得于和（恬愉，无所好憎也。无矜，不自大也），有万不同而便于性（万事不同，能于便性者，不欲也）。神托于秋豪之末（言微眇也），而大宇宙之总（宇宙，谕天地总合也）。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优，柔也。和，调也），节四时而调五行（五行，金、木、水、火、土也）。响谕覆育，万物群生（响谕，温恤也。育，长也）。润于草木，浸于金石，禽兽硕大，豪毛润泽，羽翼奋也（奋，壮也），角觝生也（角，鹿角也。觝，麋角也。觝，读曰格），兽胎不𦍋，鸟卵不𦍋（胎不成兽曰𦍋。卵不成鸟曰𦍋。言“不”者，明其成。逵吉按：《说文解字》“𦍋，卵不孚也”。又《天文训》云：“戊子干甲子，胎天卵𦍋”。父无丧子之忧，兄无哭弟之哀（言无夭死），童子不孤，妇人不孀（无父曰孤，寡妇曰孀也）。虹蜺不出，贼星不行（贼星，妖星也），含德之所致也（含，怀也）。夫太上之道，生万物而不有（不以为己有者也），成化像而弗宰（宰，主也）。跂行喙息，蠕飞蠕动，待而后生，莫之知德（不因德之）；待之后死，莫之能怨（不怨虐之）。得以利者不能誉，用而败者不能非。收聚畜积而不加富（收聚畜积，国有常赋也。不加富者，为百姓，不以为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贫（布施稟授，匡困



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资,故不益贫也)。旋县而不可究,纤微而不可勤。累之而不高,堕之而不下;益之而不众,损之而不寡;斫之而不薄,杀之而不残;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浅。忽兮恍兮,不可为象兮;恍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恍,无形貌也。故曰“不可为象”也。屈,竭也。恍,读人空头扣之恍。屈,读秋鸡无屈之屈也)。幽兮冥兮,应无形兮;遂兮洞兮,不虚动兮(洞,达也。道动有所应,故曰不虚动也)。与刚柔卷舒兮,与阴阳俯仰兮(卷舒,犹屈伸也。俯仰,犹升降也)。

昔者冯夷、大丙之御也(夷,或作迟。丙,或作白。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也。逵吉按:《诗》“周道倭迟”,《韩诗》作“郁夷”,故“夷”或为“迟”。丙,白字形相近),乘云车,入云蜺,游微雾(以云蜺为其马也。游,行也。微雾,天之微气也),骖恍忽。历远弥高以极往(骖,驰也。恍忽,无之象也。往,行也),经霜雪而无迹,照日光而无景(行霜雪中,无有迹,为日所照,无景柱也),扶摇揜抱羊角而上(扶,攀也。摇,动也。揜抱,引戾也。扶摇直如羊角,转如曲紫,行而上也。揜,读与《左传》“憾而能揜”者同也。抱,读《诗》“克岐克嶷”之嶷也)。经纪山川,蹈腾昆仑,排阊阖,沦天门(经,行也。纪,通也。蹈,蹶也。腾,上也。昆仑,山名也,在西北,其高万九千里,河之所出。排,犹斥也。沦,入也。阊阖,始升天之门也。天门,上帝所居紫微宫门也。冯夷、大丙之御,其耐如此)。末世之御,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镞,不能与之争先(劲,强也。策,捶也。末世之御,言不能与冯夷、大丙争在前也。镞,读炳烛之炳)。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澹然无虑,以天为盖,以地为舆,四时为马,阴阳为御(骑御),乘云陵霄,与造化者俱(大丈夫,喻体道者也。造化,天地。一曰,道也。霄,读消息之消)。纵志舒节,以驰大区(区,宅也。宅谓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骤而骤。令雨师洒道,使风伯埽尘(雨师,毕星也。《诗》云“月丽于毕,俾滂沱矣”。风伯,箕星。月丽于箕,风扬沙),电以为鞭策(电,激气也,故以为鞭策),雷以为车轮(雷,转气也,故以为车轮)。上游于霄霓之野,下出于无垠之门(霄霓,高峻貌也。无垠,无形状之貌。霄,读绀缃。霓,读瞿氏之



翟)。刘览偏照,复守以全(刘览,回观也。刘,读留连之留,非刘氏之刘也。逵吉按:《诗》“彼留之子”,郑康成以为即刘字。故刘,读为留);经营四隅,还反于枢(隅,犹方也。枢,本也)。故以天为盖,则无不覆也;以地为舆,则无不载也;四时为马,则无不使也;阴阳为御,则无不备也(阴阳次叙,以成万物,无所缺也,故曰无不备)。是故疾而不摇,远而不劳,四支不动,聪明不损(损,减也),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维也。九野,八方、中央也)?执道要之柄,而游于无穷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为,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推,求也,举也)。万物之变,不可究也,秉其要归之趣(趣亦归也)。

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饰也。镜水不施巧饰之形,人之形好丑以实应之,故曰“方圆曲直,不能逃也”)。是故响不肆应,而景不一设(逵吉按:古无影字,故用景),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得,叫呼仿佛之声状也)。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而后动,性之害也。物至而神应,知而动也(物,事也)。知与物接,而好憎生焉(接,交也,情欲也)。好憎成形,而知诱于外,不能反己,而天理灭矣(形,见也。诱,感也。不能反己,本所受天清静之性,故曰“天理灭”也。犹衰也)。故达于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也。一说曰,天,身也,不以人间利欲之事易其身也),外与物化,而内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虽外貌与物化,内不失其无欲之本情也)。至无而供其求,时骋而要其宿(言天时自骋,道要其宿会也)。大小修短,各有其具(具,犹备也),万物之至,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不失其数,各应其度)。是以处上而民弗重,居前而众弗害(言民戴仰而爱之也),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夫临江而钓,旷日而不能盈罗,虽有钩箴芒距(距,爪也,读距守之距也),微纶芳饵,加之以詹何、娟轶之数,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詹何、娟轶,古善钓人名。数,术也)。射者扞乌号之弓,弯棋卫之箭(扞,张也,弯引也。棋,美箭所出地名也。卫,利也。乌号,桑柘,其材坚劲,乌峙其上,及其将飞,枝必挠下,劲能复巢,乌随之。乌不敢飞,号呼其上。



伐其枝以为弓，因曰乌号之弓也。一说，黄帝铸鼎于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龙而上。其臣援弓射龙，欲下黄帝，不能也。乌，於也。号，呼也。于是抱弓而号，因名其弓为乌号之弓也。逵吉按：司马相如《子虚赋》注，应劭说乌号，与诱前一义同），重之羿、逢蒙子之巧，以要飞鸟，犹不能与罗者竞多（羿，古诸侯，有穷之君也。逢蒙，羿弟子。皆攻射而百发百中。故曰之巧。要，取也。竞，逐也）。何则？以所持之小也。张天下以为之笼，因江海以为罟，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罟，鱼网也。《诗》云“施罟涖涖”）。故矢不若缴，缴不若无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释大道而任小数，无以异于使蟹捕鼠，螭捕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乱乃逾滋（以艾灼蟹匡上，内置穴中，乃热走穷穴，适能禽一鼠也。螭，蚤也。跳行舒迟，捕蚤亦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奸也。逾滋，益甚也）。昔者夏桀作三仞之城，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桀，帝颡项五世孙，禹之父也。八尺曰仞。桀作城郭，以其役劳，故诸侯背之。四海之外，皆有狡猾之心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坏城平池，散财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宾伏。四夷纳职（四夷，海外也。职，贡也。逵吉按：《太平御览》作“中外宾服”），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涂山，在九江当涂县。玉，圭。帛，玄纁也）。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则纯白不粹，神德不全（机械，巧诈也。藏之于胸臆之内，故纯白之道不粹，精神专一之德不全也。粹，读祸祟之祟），在身者不知，何远之所能怀（怀，来也）。是故革坚则兵利，城成则冲生（言攻战之备，于此生也），若以汤沃沸，乱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伊尹，名摯，桀，汤之贤相也。造父，周穆王之臣也，而善御。虽此二人，不能化之）。欲害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故体道者逸而不穷，任数者劳而无功。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捶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繁数也）。离朱之明，察箴末于百步之外（离朱者，黄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见渊中之鱼；师旷之聪，合八风之调（师旷，晋平公乐师子野也。八风，八卦之风声也），而不能听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修道理之数，因